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8年7月25日 星期三
责编：尹 婕 邮箱：rmrbyinjie@163.com

逐水而居的桤木

成都凸凹

成都凸凹 郭红松绘

因创作以治水名响天下的李冰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，我钻进了故纸堆，走在了河流两岸。还因少小的桤木记忆和中国诗篇中的桤木情怀，我从未停止过对桤木的追逐。三条不同的行进线路，在成都西边，一条以桤木命名的河流上，不期而遇。

桤木河湿地公园风光 来自网络

以桤木为名的河

这一天，我游历到桤木河湿地一带，春雨潇潇，蜀雾清淡，看不见鸟儿的身影，只听见鸟儿的叫声。2014年始建的桤木河湿地公园，大大提振了这条河流的美誉。否则，恐怕这条归于岷江三级支流谱系的人工河，依然是籍籍无名的。遗憾的是，桤木河湿地公园里的桤木，似显稀薄了一些，拜访桤木，必须绕开众多名木的遮蔽。

说到桤木河的得名，应该是“桤木河以河边多桤木树，故名。”这再自然不过。《大清一统志》曰：“岷江分而南流之溪木河即此，盖不知为桤字，以崇境此木独饶，故水受斯名矣。”这部清朝官修地理总志说得更细，既说了这河得名，又说了这河先前为溪木河，后才正名为桤木河，之所以错谬，乃是因为不知世上有个桤字，更以为桤木树为崇州特产。这显然是编撰者对蜀地植物知识的欠缺与寡闻，当然更可能是不懂装懂的臆度。

我在六岁前，在四川灌县，就见过和知道桤木树了。“玉垒以东多桤木，易成而可薪，美阴而不害。”（《蜀中记》）玉垒即指灌县岷江边李冰凿离堆的玉垒山。显然，我降生的地方，是一个桤木成林的所在，而李冰当年拦水筑堰所用杩槎中的木料，亦采自本地盛产的桤木、柳树和杂木。

六岁时，我随家迁居到大巴山腹地万源县。在万源，我家居的地方都临水，最先是后河西岸的盖家坪，后来是后山坡下的水库边，再后来，是后河东岸的二重岩，也就是我母亲至今居住的地方。生长在盖家坪和水库边的日子，约等于被桤木庇护的日子，我家屋前屋后，全都站满了身披铠甲的中老年桤木。翻开《秦岭巴山天然药物志》就知道，“桤木枝梢”还可入药哩，嫩叶亦可作茶饮。想起饕餮自己亲手采回的桤木菌的样子，至今都满嘴生津。春天，青翠的桤木用树叶边缘的象形木锯和嘴唇，向天空表达着自己的情愫。秋天，无风也瑟瑟飘零的落叶，像一场提前到来的无边大雪，向大地报答着自己的感恩。四季更迭，树状叶色随之而动，让人常看常新，百看不厌。

桤木的品格

徜徉在桤木河两岸长长的绿道上，我还恍惚看见了一些文化人简册基底里的古蜀木纹——桤木的木纹。最出名的当然是唐代诗人杜甫的《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》《堂成》。老杜的桤木诗本就有名，偏又来了个苏东坡的《杜甫桤木诗卷帖》，其书法艺术的高境，以及一写再写的桤木诗篇，更是把桤木世界的文格和心灵秘史推到了极致。此外，扬雄、王安石、陆游、李劼人、朱自清、叶圣陶、汪曾祺等，都曾与桤木有过文化交集。

桤木的种子漂再远，都是沿着河流去的。桤木的血脉流再遥，根都在古蜀。稍稍作个田野考察就会发现，四川，以桤木为地名的地方，不计其数，为天下之冠。成都地区，有崇州桤泉、龙泉驿桤木沟、双流桤木塘、简阳桤木村等。成都以外，有屏山桤木湾、峨边桤木坪、高县桤木林、沐川桤木坝、荣县桤木冲、荣经桤木溪、甘洛桤木顶、万源桤木树梁，以及乐山五通桥桤木沱、沙湾桤木槽等。可以断定，但凡以桤木为地名的所在，无一例外林立桤木，无一例外临水而居。这一点，你一句不问，桤树的别名就告诉你了：水青冈、水漆树、青木树、萝卜柴、旱冬瓜树、水冬瓜树……

还可以断定，在文化的向径上，桤木河的性格、功能，就是桤木的性格、功能。“朱崇堰在公议乡将军桥以上为桤木河上流，灌溉农田一万八千多亩，将军桥以下有民堰三十七道，灌溉农田十万余亩。”《朱崇堰上迁堰口碑记》以精准的数据昭示，桤木河可以滋地肥田，继而出粮，继而养民。而这，恰是桤木之实用性的对标翻版。

跟桤木河一样，桤树也能滋地肥田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记载“单狐之山多机木”。机同桤，即桤树。郭璞注：“机木似榆，可烧以粪稻田。”这个说的是把桤木做柴薪烧成灰后，用柴灰肥田。桤木树有个最大的特点，特别适宜人工栽培，且三年即可长大成材。桤木虽系硬木树种，但其材质一般，重量中等，抗压强度、消震性、韧劲和抗腐蚀能力较低，因此，多用作柴薪和寻常人家的家具木器。从这一点看，桤木树居于树木王国底层，是树木中最普通的树种——它真像是树木中割了又长、长得疯快的草啊。桤木树的寿命较短，只有二十余年。但它的繁殖却是方便的、迅猛的，花籽呼拉拉掉落地上，它就呼拉拉长了起来。桤木木质均匀，纹理清晰，颜色多样，手感细腻，制作成型方便。正因为这些特点，又因其外貌与山毛榉相仿，一些重利而狡黠的商家便用桤木冒充“缅榉”。而一旦被揭穿，遂辩称听错了，自己不辨桤木榉木的发音。

桤木之根在古蜀

明末清初广安人欧阳睿年在他的《蜀警录》中讲了自己经资中入简阳地界时，遇四虎、过河溪、遭暴雨，险些淹死，终被“桤树岸”救命的故事。而江西《崇义何氏九合谱》中则讲了一个桤树帮一家人度过灾年且有娃崽生出的故事。

公馆如林的大邑县安仁镇的饮用及灌田用水，主要取之桤木河。就是说，刘湘、刘文渊、刘文昭、刘文成、刘文彩、刘文辉等人无不是喝桤木河的水长大的。但桤木河的水则是有限的，一到旱季，上游崇州人就关小甚至完全关闭朱崇河堰口的闸门，这无疑断了下游安仁等地沿河一带人的血。于是下游人号聚上奔，砸闸挖堰，强力放水。械斗和血拼开始了。一年一年，一代一代，周而复始，随天行事。两县县官一直在协商解决，又一直不能解决，这让多少县官如坐针毡，丢了官帽。但更着急更受难的还是饥肠辘辘的百姓。直到民国二十年冬，由包括时任省主席刘文辉在内的刘家人物亲自出面主持，才在上游味江河凿口，另开新渠，引一脉山水入桤木河，彻底解决了此事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以桤木命名河流的，四川仅成都地区就有三条。除了崇州的故事纷纭、传奇古今、乡村味十足的桤木河，还有郫都的用渠骨撑开的桤木河，以及源出龙泉山文安场，经青白江、金堂后，汇入沱江的行不改名坐不更姓、野性到底的桤木河。

对于桤木的原生地，古蜀文明专家、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向以鲜教授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桤木的原生地就是蜀中，所以桤木又叫蜀木。而且这个‘桤’字，我认为是古蜀语的遗存。古蜀语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汉语分支，融合了古羌语、古彝语等多种文化元素。秦灭巴蜀之后，古蜀语受到致命破坏，但仍有一些词语化石幸存了下来，‘桤’正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。”一句话，桤木，蜀木也。

（成都凸凹，又名凸凹，本名魏平。诗人、小说家、编剧，著有《甑子场》《大三线》《花儿与手枪》《蚯蚓之舞》等书。）

山顶村变身『绿富美』

宋 伟

“城里的私家车经常排满村口，往日的‘烫手山芋’现在都成了香饽饽，山舍里的客人是一拨接着一拨……守着大山我们一样过上了好日子。”日前，笔者走进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湖沟村，村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山顶村的喜人变化。

山亭区内群山连绵，有大小山头5400多座，山区面积占到全区总面积的87%。过去，人们依山而居，用石头垒砌建造了一个个石板房、山顶村。大山养育了这里的山民，但也将他们“锁”在了深山，贫穷就像“根植”大山深处一般难以去除。30年前，为改善群众生活条件，山亭区通过零散搬迁和整村搬迁等方式，陆续将曹山顶、邢山顶、土山顶等59个山顶村2326户9836名山顶村民搬迁到山下居住，结束了山顶村民“出门直上岭，吃水山涧等，赶集翻山路，两头伴星星”的生活状况。随着山顶村人口的减少，植被逐步恢复，再加上无污染、纯天然，山顶村渐渐成为“世外桃源”。为扫除村民上山发展的障碍，山亭区全面实施了“两通一改”工程，帮助上山群众通水、架电、搭桥、硬化乡村道路，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。昔日下山的山顶村民们，纷纷重返山上。他们靠山吃山，积极寻求脱贫致富路，养土鸡、栽山果、种农家菜。

“自来水都通到了山坡地头，山路也硬化了水泥道，好多老邻居又回来了。大家种些核桃、栗子、油桃等，再养上几只山羊，都能稳定脱贫。”76岁的曹玉存老人向我们介绍，他和老伴在曹山顶上种植了3亩多核桃，200余棵已进入丰产期，另外还喂养了15只山羊，最近几年收入年年超过2万元，不仅脱了贫，还有了富余。

岭前村村民陈余，中专毕业后一直在苏州的一家外企上班。他硬是顶着家人的反对，辞职跑回山上搞林下生态养殖。村民们对他很不理解，离开山门却还要回来重操祖辈旧业。不到3年时间，他便已成果丰硕，笨鸡存栏数达到1000余只、山羊120余头，300多只蛋鸡产下的鸡蛋经常是供不应求。

山顶条件不断改善，优美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。近年来，“蝶变”后的山顶村已接待游客220余万人次，旅游综合收入达到6.9亿余元，有2.6万人依靠旅游实现脱贫致富，90%的山顶村森林覆盖率比30年前提高了3倍以上。

山顶村产出的无污染、无公害的有机农产品走进大城市、大超市，成为城里人抢手的“高档农产品”。山顶村上形成了花椒、核桃、板栗等7处经济林基地，年产干鲜果品10万余吨，总产值3亿多元，昔日“穷丑秃”的山顶村正在悄然变身“绿富美”。

山顶特产成为“抢手货”。李宗宪摄

云龙“太极图”

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北面，沘江流经庄坪坝子和连井坪坝子之间，形成了“S”形大弯子的“太极图”。这幅由山和水形成的“太极图”方圆约2平方公里，因其在云龙县城的北郊，所以又被称为“云龙太极图”。

“太极图”是大自然经历千百年鬼斧神工的天然杰作，每年随着季节而变化，春华秋实，四季分明，是云龙自然景观中最鲜活、最具有动感的元素。云龙神奇的“太极”景观夺天地造化之神韵，气势磅礴，蔚为壮观。因“太极图”东北面有诺邓玉皇阁道教建筑群，南面有石门虎头山道教建筑群，西面有高山湖泊天池，云龙人赋予了它很多的故事与传说。

图为云龙“太极图”风光。

张建东摄

寻访南泥湾

毛 健

驰骋的大巴车里充盈着黄土高原独特的气息，新鲜且干爽。“前面就是南泥湾了。”导游话音刚落，便有游客唱起《南泥湾》，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和预热，一车游客便齐声唱起来，唱得有板有眼，韵味十足，仿佛是事先演练过的一次大合唱。其实哪有！谁和谁都不认识，有些人甚至还来不及点头微笑。可不认识有什么关系？大家都认识南泥湾，都闻到了花篮的花儿香……

陕北何其有幸！南泥湾何其有幸！上世纪30年代，当长征的红军来到陕北，就注定了陕北要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；就注定了南泥湾要有一首歌，会成为岁月的高音。

我曾在电子地图上“寻访”南泥湾，它位于延安的东南方向。真的不算远，约百余里吧。但却是沟壑纵横，山峦重叠，被三条大川组成的屏障紧紧圈围，圈围处便是南泥湾当年大生产运动的中心地带。在四面围困、封锁的恶境下，南泥湾倒有点像世外桃源。战士们在这里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在这里开垦荒地、种粮种菜，在这里养鸡养羊。

人到南泥湾，入眼的是翠峰绵延，花海流香，稻田茵茵。果真是陕北的好江南！但当年的南泥湾呢？怎能忘记当年那个荒无人烟、荆棘遍地、野兽成群的南泥湾。

关于这样一个地方的选择，还要归功于朱德总司令。这位天才的军事指挥家，居然还是指挥农业生产的高手。当时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，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，一度几乎没有衣穿、没有油吃、没有纸用、没有鞋袜穿、冬天没有被子盖。好在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军队都有钢铁般的意志，毛泽东穿着粗布和打补丁的灰色棉衣，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大声宣布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！朱德打起绑腿，开始了一次次选点、勘察。这犹如一场战役，不了解地形，就不能有效排阵布兵。没有一片好的土地，哪来的好庄稼。当朱德把目光投向杂乱荒芜、却黑得冒油的南泥湾土地时，一粒粒充满希望的种子便开始播撒了！受朱德之命率先开进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是好样的。他们背枪上战场，荷锄到田庄，成为这第一块“试验田”的拓荒主力，并创造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官兵一致、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。

导游告诉我们，三五九旅扎进南泥湾的第一年就开荒种地11200亩，收获粮食1200石，收获蔬菜164.8万斤，蔬菜自给率近八成。到了来年，部队生活已大有改善，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，战士穿上了新衣和鞋袜。可谁能忘记垦荒的初始，战士们全是在树枝、茅草搭起的帐篷里过夜，遇到大雨淋湿了衣服被子，就点燃篝火取暖；为了明天战友们有粮吃，他们吃野菜，勒着肚皮垦荒；旅团首长身先士卒，带领战士打窑洞、挖榆树皮、寻野鸡蛋；一套军装穿三年，长裤改短裤，短裤改裤衩，磨破裤衩的布条打草鞋，这是何等的顽强！这是何等的坚忍！

站在当年战士开垦的土地上，我感到从未闻过的泥土香从内心拂过，在灵魂深处闪现出一道道光泽。

远处飘来《南泥湾》悠扬的歌声，在南泥湾怎能不唱《南泥湾》呢。1943年，才华横溢、年方19岁的贺敬之到南泥湾体验生活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让他热血沸腾，升华的灵感完全来自于现实最生动的触发，一口气写出了《南泥湾》歌词。25岁的作曲家马可读完歌词后激情澎湃，欣然谱曲。很快，歌曲《南泥湾》唱响，唱得毛泽东鼓掌、朱德鼓掌、三五九旅的官兵和群众都热烈鼓掌，那是唱到人的心里去了。

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，旅长和炊事员都编入了生产小组，没有例外。一次，一位外国记者到南泥湾采访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，看到他的双手居然堆起厚厚的发黄老茧时，这位外国记者被彻底折服了！这哪里像什么军官？然而，这的的确确就是共产党的军官。共产党的军官能指挥打仗，能指挥生产，还能亲自种菜纺线织布，在战士中间你很难分出谁是兵、谁是官。凝聚在一起的是同心同德、群策群力，是对信仰的强大的坚守。这才有歌中唱的：“咱们走上前，鲜花送模范。”

在陕北的红色文化中，南泥湾无疑是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。人们来到南泥湾，绝不仅是来看花看景拍照，更是来攀登一座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精神高地。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